



東山高中 林亭育

## 〈 玩偶 〉

佳作

指導老師 洪憶梅

那時候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主人會願意買下我。

店裡面的同伴們明明有著比我更亮麗的外表，更神奇的功能，為什麼主人會連價格都不問，就將我從玻璃櫃裡取出呢？

會飛翔、會唱歌的青鳥在我離去時輕聲的祝我好運；能夠理解人類語言的薔薇盆栽斂起了開得正盛的朵朵紅花，低聲嘀咕著我聽不懂的話；其他的商品們則沒有什麼過大的反應，畢竟只是又一場的交易。

我以為那是對我的祝福還有妒忌。

我是個功能不明的人型玩偶，不能走路、不能控制表情、也無法聽見聲音，但在主人抱著我到櫃臺結帳的時候，店主拍了拍我的頭。

然後我聽到了一句「再見。」

\*

來到主人家已經快要一年了，我也開始理解人類世界的各種用語。

主人是「混血兒」、「女性」、「高二生」、「資優生」，也是「家暴受害者」。

主人很「漂亮」，有著天空色的眼睛以及跟我一樣的漆黑長捲髮；但卻很「暴力」，不時地會把我的身體用力拆開、然後丟到地上。

一直到主人第一次對我施暴時，我才

知道我的特別之處在哪。

那天晚上，在我直勾勾地看著角落的蜘蛛網的時候，突然聽見脖子附近「喀」的一聲，伴隨著一陣衝擊。雖然我無法看過去，但我知道——是我的肩膀自己接回來了，接著是手臂、手掌、腰身、骨盆……身體的復原在左腳掌接回腳踝時告一段落。

順帶一提，在我的印象中，那時候我的肩膀應該位於床邊，很遠的距離。

我才懂了我的賣點是什麼——一個永遠玩不壞的人偶。

我才懂了世故的青鳥為什麼要祝我好運，以及一向囂張的薔薇為什麼突然斂起了花瓣。

雖然主人對我使用暴力，但我就是沒有辦法討厭她。

因為主人很「可憐」——雖然主人的母親不會把她的關節拆開，但是我曾看過主人的母親將主人摔到牆邊，我也曾看過主人的額頭滲出紅色的液體。

大概是來到這個地方三個月後，我就知道那紅色的液體叫做血。要是失血過多，可能會「死亡」。

我並不太清楚死亡是什麼，因為我不會流血，但應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吧？

否則主人為什麼會因為那句時常拋來的「去死」而哭泣呢？

＊

主人的母親是個可怕的人，她的聲音像是小孩拿著石頭刮傷玻璃一樣，尖銳得令人厭惡，她會罵主人「去死」、「母豬」、「拖油瓶」，也會拿著水管往主人身上鞭打。

但與此同時，她也是個漂亮的人。像黑色綢緞的長捲髮，讓我想起店裡面那個有點驕傲的公主娃娃身上的禮服，線條優美的頸部，以及沒有一絲贅肉的身材，總是讓我看得著迷不已。

主人的母親常常帶些不認識的「男人」回來，我總是能隔著房門聽見她的溫言軟語、還有嬌媚的喘息聲。

但那些男人總是不會出現太多次，週期性的固定爭吵後，主人的母親會消沉好一陣子——不煮飯或者是施行暴力之類的——然後又會有新的男人出現。

她常常趁著主人上學去時，闖入主人的房間，翻衣櫃、鑽桌底、開抽屜。上次她找到了一本日記，當天晚上主人的臉就被打腫了。

雖然她對主人那麼的惡劣，但我也沒辦法討厭她。

她會在主人哭著睡著之後偷偷溜進房間來，坐在主人的床沿，不斷的哭泣，不斷的說著「我愛你」、「對不起」之類的破碎語句。

雖然不太能理解，但應該是很溫柔的話語吧？

＊

主人也不是只對我施行暴力的，她有時候也會拿著軟毛的乾淨牙刷，梳理我的頭

髮，溫柔地對我輕訴著讚美的話語，然後露出滿足的笑容。

主人房間的電視總是開著，就在擺放我的桌子的正對面，是一扇我對這個世界的小小窗口。早上是個說故事的銀髮老爺爺，中午是有著甜美聲音的新聞主播，下午主人回家時會把頻道切至音樂台，跟著旋律哼唱。我想主人是怕安靜，或者是想將隔壁房間傳來的聲音隔絕。

我的衣服跟身體是不一樣的，沒有辦法自己拼湊回原本的模樣，在我第一次被拆解之後的早晨，主人便注意到了。那天晚上她將衣櫃裡面一件白色的洋裝剪開，替我縫了一件新衣服。

那是主人送我的第一件禮物，雖然兩天之後就破掉了。

＊

最近有個人常常待在房間裡跟主人聊天，是個總帶著傻氣笑容的女孩子。她是主人的同班同學，也可以說是「朋友」？

主人都叫她小盈，她似乎腦袋很差，總是要主人教她功課，還常常在主人耐心的講解之後，嘿嘿的笑著說聽不懂。

我不喜歡她。但主人似乎很高興，電視也關掉了，很專心的與她對話。

就算是為了主人也好，試著喜歡上她吧。我告誡自己。

「這個娃娃好漂亮！」小盈在第七次表示聽不懂主人的解說之後，將滴溜溜溜轉的眼神定在我身上，用略尖的聲音說著。

主人沒有對她的不專心表現出不滿，只是將我抱到自己的腿上。「她是我的女兒。」  
噢，我是女生嗎？

「哦——」小盈用好奇的眼神盯著我，拖長了尾音。「這衣服是妳做的？」她伸出手，邊觸摸我胸前的緞帶邊問著。

「是啊。」

「這孩子很幸福，有個愛她的媽媽！」小盈笑了：「妳一定也是……啊啊，好羨慕！」

我坐在主人的腿上，看不見她的表情，卻感覺到她的身體一瞬間僵住了。

小盈沒注意到主人細小的變化，自顧自的作出了結論，然後又露出了那種無知的笑容。

我果然沒辦法喜歡她。

我無法理解主人為什麼會喜歡小盈的存在。她的知識跟說故事的爺爺比起來少得可憐，聲音又不像主播一樣甜美，哼的曲調也五音不全，像個傻瓜一樣。

雖然我有點羨慕她，她能跟主人對話，不讓主人孤單。

\*

昨晚主人的臉被母親弄出了明顯的瘀青，不方便外出見人，於是向學校請了假。她完成了參考書的題目後便開始縫製我的洋裝，還弄了蝴蝶結髮飾給我。

就在主人幫我梳理頭髮的時候，門鈴響了。

來訪者是小盈，她在關上房門後，開始逼問主人瘀青的由來。她不相信主人的所有說法——像是撞到抽油煙機或是在浴室滑倒。

好煩，她好吵。「難道說是妳媽？家暴？」

雖然她說對了，但主人一點都不開心。本來就顯得窘迫的表情變成了哭臉，透明的液體從眼睛裡溢出，沿著臉龐滑了下來。

「那個、那個……不要哭啊……」小盈似乎被主人的反應嚇到了，慌亂的拍著主人的肩膀。「我可以幫妳唷，我幫妳跟學校通報！」

啜泣變成了哭號。「不可以……」主人的五官扭曲了，不斷的吐出拒絕的話語。就算白皙的皮膚多了青紫的色塊、就算秀氣的五官擠成一團——主人果然還是很漂亮。

我想著些不著邊際的東西，然後祈禱小盈快點離開，別再讓主人哭了。

「好，我不通報，不要哭了好不好？」小盈似乎也手足無措，只好順了主人的意，然後將主人摟進懷裡。

主人將臉蛋埋進小盈的懷裡，漸漸地平穩了呼吸。擁抱有著這樣的效果嗎？

我又羨慕小盈了。我好想擁抱主人，如果這樣能讓她不再哭泣的話。

在那之後，小盈天天都來報到。她不提主人的瘀青了，卻總是纏著主人要她向學校通報。

「還是告訴學校比較好——」

「113 也是可以的——」

「所以說啊——」

主人從來沒有回應過小盈，也真虧她能說這麼多次而不感到厭煩。

「為什麼不求救呢？那種媽媽有哪裡好了、值得讓妳袒護——」小盈的語尾未落，便被主人強硬的打斷了。

「可以不要說我媽的壞話嗎？」明明是問句，卻帶著幾分強硬、幾分命令的意味，主人的表情顯得很難看。

\*

那天在玄關的地方斷斷續續地傳來了爭吵聲，是主人跟小盈。

「沒有的事情」、「這是誤會」、「不需要」、「不用」……我只能聽到這些片段的字句，聽起來，主人似乎正在拒絕小盈的某項要求。

兩人進了房間，爭吵依舊持續著。

「一次就好，就見見社工，然後把妳的困難告訴對方嘛！」小盈的語氣帶點不由分說的堅持，平時傻氣的模樣像是假的一樣。

「我見過了，在國中的時候。」主人沒有刻意提高音量，語調卻冷淡得讓我感到陌生。「其實根本不需要，我媽沒有做錯事情，我的生活也沒有困難。」

「拜託，聽我的，不然我怎麼跟老師——啊……」小盈話還沒講完，就立刻發出了細小的哀鳴，然後遮住嘴巴。

我是個什麼都做不到的娃娃，僅有的感官是耳朵。但我似乎感覺到了——房間的空氣突然變得沉重，變得寒冷。

不對勁，好像哪裡不對勁。

不管是主人驟變的表情，還是小盈那驚慌失措的模樣，都跟平時不一樣。

「……這樣啊。」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主人終於開了口。「是老師『麻煩』妳來陪我的啊。」

「我、我……不是這樣！我——」小盈結結巴巴的，想替自己說些什麼，卻被主人阻止了。

「我現在很累，妳也是吧？先不要課後複習了，好嗎？」主人瞬間扭曲的表情像是錯覺一般，她露出了跟平時一樣溫柔的笑容。

\*

小盈消失了。至少她不來家裡了。

這樣也好，因為主人在小盈離開的那天哭了。她邊將自己的情緒發洩在我身上，邊哭泣，顯得很痛苦。

我希望誰都不要擾亂現在的生活步調。就算被打了，主人還是一樣漂亮，還會在家裡幫我做衣服——這樣有什麼不好？

我不懂小盈的執拗。

我以為沒有小盈的日子會像以前一樣繼續度過，卻在這天來了個客人。

他們——我指的是一個「社工人員」、主人、還有母親——在房間裡面談論主人的事情。

主人對社工人員說著自己的狀況：獨生女，父親不明，但知道是外國人，似乎沒有跟母親結婚。母親是優秀的電子工程師，收入穩定，對自己也很好……

「我只是常常不小心弄傷自己就被當成家暴，很困擾呢。」主人笑著說。

氣氛十分融洽，主人跟母親都笑得很開心。年輕的男社工雖然一開始表情很僵硬，卻也在這樣的氛圍下逐漸放鬆了。

「唉呀，這種狀況也不是不會發生……只是我們寧願錯估，也不想讓受害的孩子繼續痛苦下去，這點請你們一定要見諒。」社工看著母親，臉頰微紅的說著。

又寒暄了幾句，社工便準備離開了，母親還問他要不要留下來吃晚餐。

他慌忙地拒絕了，母親便露出一副遺憾的表情：「那我送你離開吧。」

\*

事情發生了，比平常更激烈的暴力，還有辱罵。

——妳又去通報？妳這個累贅，竟然又去通報？信不信我把妳剝光光丟到外面讓妳自生自滅？

「對不起……」主人哭著、囁嚅著。

——還知道說對不起？我受夠了、受夠了！妳跟那個男人一樣，只會背叛我！生了副好皮囊就這樣欺騙每個人！

「我沒有，我沒有……！」主人哭得更厲害了。

——為什麼我會懷上妳呢？累贅、拖油瓶、寄生蟲，應該把妳打掉的！為什麼我沒有這麼做呢……？

「不要哭，拜託不要哭……媽，不要哭……」主人顫抖著伸出手，渴望給母親一個擁抱，卻被粗魯的揮開了。「我沒有騙妳、我愛妳、我愛妳——」

——不、要、再、騙、我、了！

然後主人不哭了。

缺少燈光的房間只剩窗外的路燈可以照明，所有的東西只隱約看出輪廓。所以我無法確定主人的臉上、脖子上、胸口、大腿那些黑色的痕跡是什麼。

主人的母親也不哭了，呆站在原地好一陣子之後，走去開了燈。

接著是她的尖叫還有慘號。

主人倒在地上，在電視前面，我的正前方。

主人的母親還在叫，不同於總是隔著

牆壁傳來的嬌媚或是施行暴力時的凶狠，是恐懼、是後悔。她「砰」地關上房門，離開了房間。

我看著主人，那雙天空色的眼睛沒了光輝，臉頰還濕濕的，雖然被血蓋掉了大半，卻看得出有流淚的痕跡。

唯一能止住主人哭泣的是擁抱、還有睡眠，主人的眼睛睜得比平時還要大，一定是還沒睡著吧。如果我能動就好了，我想擁抱主人。

主人的表情雖然扭曲了，雖然被黑色的長髮遮住了半邊臉頰——但還是很美，我讚嘆著。

即使主人會對我暴力相向，但她也有很溫柔的時候。

我不希望主人哭泣。

我想告訴主人我愛她，就像主人的母親總是在半夜那樣呢喃一樣。

\*

雖然娃娃不需要睡覺，但我好累。當我恢復意識時我已經看不見主人了，也看不見電視，我想我應該是坐在床上。

兩個男人正在粗魯地將主人的書本、文具、衣服等等的東西塞進大小不一的紙箱內，還說著些我根本聽不懂的話。

「阿雀真傻，為什麼被那男人拋棄了還是不回家呢？家裡明明有我跟大哥。」

「……要是我們當初沒有說要斷絕關係的話，她說不定會回來求救。」

「現在說這些都太遲啦，我的小姪女已經被打死了，阿雀也跳河了，什麼都沒了……要看電視嗎？」

我聽見主播一如往常甜美的聲音。

——這起人倫悲劇發生在 A 市，一位

未婚媽媽將自己才高二的女兒用鐵椅毆打致死後，跳河自殺。根據鄰居指出，該未婚媽媽精神狀態似乎極不穩定，家中時常傳來女兒的哭聲……

——高二女生的朋友表示，死者成績總是名列前茅，且樂於指導同學的課業，非常好相處……

主播的聲音消失了。「怎麼又是這個報導，真討厭。」

其中一個男人走到我面前：「說起來也真神奇，為什麼這個娃娃會躺在那孩子的屍體旁邊？」

「說不定它才是兇手喔。」另一個男人開玩笑似的說著。「大概是從電視旁邊掉下來的吧。」

「可是那姿勢很奇怪啊，就像是捧著那孩子的臉頰一起睡去似的。」

「……算了，不過這娃娃我可不要帶回家給孩子玩，曾待在屍體旁邊，想到就發毛。」

「那賣掉，轉角那裡不是有間奇怪的店嗎？或許他們會收。」

「啊——你是說那間擺著青鳥木偶，還有薔薇盆栽的店嗎？等等就去吧。」

兩人又說了些什麼我聽不懂的話，然後將我塞進紙袋。

我還是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，但我又累了。

如果能就這樣睡去就好了，最好能做個像童話故事一樣溫柔甜美的夢。

無論受了多少傷害，在最後都能夠過著幸福生活的夢。

「歡迎回來。」我聽見了誰的聲音，在我昏睡之前。

---

甘耀明  
評語

這是人倫悲劇，母女摩擦與家暴呈現無疑。特別的是，敘事角度由玩偶切入，而且布偶也成了「家暴」對象。這篇小說的取材與設計手法，令人激賞。但是，情節容易淪為交代，如果再細膩呈現會更深刻。